

## 專題介紹 A Note from the Editor

存在主義神學家保羅·蒂利希(Paul Tillich)在其自傳性散文《關於邊界》(*On the Boundary*)中指出：「邊界，是獲取知識的最適地點」。「邊界」一詞意味兩個相異或相對的領域之分界，具有分隔、接觸與過渡等意涵。邊界是一件事物的最外緣、最尖端或最顯見之處，是一件事物與其相鄰但不相同的事物不斷產生拉鋸、融合甚至衝突的端點。處於邊界，也是處於一種面向可能的他種選項的持續性張力。邊界迫使人們心智開放且更具有接納性，能給予相互對立的主張與可能的替代方法適當的份量與機會。

博物館的邊界首先可以是學科的。博物館演變至今發展出的不同類型最主要的依據在於其收藏研究的學科基礎。然而，當代對於文化界定概念的流動性也促使博物館不僅難以用傳統的學科分類區分博物館，甚至特定類型的博物館，也隨著當代思考階級、種族、權力、視點等觀念的研究成果累積，面臨其長期以來理所當然的生成基礎受到顛覆性挑戰。胡家瑜的〈離散的收藏與拼接的記憶：從臺灣原住民藏品跨國連結的二個例子談起〉一文，從民族學藏品的跨國流動歷史論及博物館如何反思藏品以及所屬之社會脈絡、情感與記憶之再連結，反映當前博物館學研究的自我指涉性(*self-reflexivity*)。而劉怡蘋的〈從影像到場所：藝術史學與博物館學的對話及形構〉一文，從藝術史學與博物館學發展的生成與互動歷史，提出博物館本質上與「影像」、「劇場」之密切關係，也點出藝術類博物館所面對的跨文化、多學科挑戰。

兩篇文章都提到了「記憶」的概念。記憶的概念本身扣緊博物館一詞，透過人們如何保存、延續、維護「記憶」的探討，可使我們打破博物館有形的邊界，不僅是再脈絡與或去脈絡的展示乃至於現實中或想像的博物館，都成為可相互對應的元素。岩素芬的〈「文物保存」的邊界與跨界〉則回歸博物館物件的保存議題，從博物館望似最為「實體」(*solid*)的面向提出其所牽涉的學科性的、體制性的以及觀念性的跨界因素。

本期專題刊出上述三篇文章，期許可以對當代我們對於博物館的理解與想像提供更寬廣的思考向度。

張婉真